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七劍十三俠 第五十二回 王府戒嚴防刺客 村店談心遇異人

卻說一枝梅同了徐鳴皋二人，來到前面，伏在瓦上，窺見對面一只大廳之上。排開數席酒餚，約有二三十人在那裏飲酒。原來這日乃余半仙的生日，那同僚官員，都在那裏吃壽酒，尚未散席。兩旁站著眾家丁伺候。居中坐的，正是軍師李自然。上首鄴天慶、殷飛紅、雷大春、鐵昂、波羅僧、鐵背道人；下首余半仙同著妹子余秀英，並一班徒弟，還有幾個得寵的太監，並幾個武將。只吃得杯盤狼藉，歡呼暢飲。鳴皋道：“二哥，這上首坐的，便是鄴天慶，最是利害。若能除了此人，其餘就不妨事了。”一枝梅道：“眾人都在那裏，不便下手。況且余半仙兄妹妖法利害，你我下去，定遭不測。也罷，待我賞他一彈。”遂向身邊袋內摸出一個彈子，照准鄴天慶劈面打來。那天慶正在飲酒，不提防有人暗算。方欲舉杯就口，忽地一彈飛來，忙將頭偏躲，已來不及，中在眼梢之上。幸虧天慶工夫到家，只打眼前金光亂射，大叫一聲：“有奸細！”霎時間眾人各出刀劍在手，一齊跳到庭心。眾家丁忙將燈火擎起。那知時交四鼓，月已西沉，亮處望到暗處，卻不清楚，不知瓦房上有多少奸細，故此不敢上屋。正在擾攘，呼的又是一彈飛來，波羅僧眼明手快，扯將手中戒刀一隔，那彈正打在刀上，噹的一響，打得火星直爆。鄴天慶大怒，他的眼睛黑夜能辨錙銖，雖然左眼中彈，右眼依然無恙，見眾人不敢上去，便提了一柄朴刀，飛身上瓦。鐵昂見老師上去，也便跳上瓦房。

雷大春、殷飛紅、鐵背道人，一齊跟梢而上。只有波羅僧同余家兄妹，以及幾個不善飛行的，守在下邊。

且說一枝梅見鄴天慶提刀出來，便道：“賢弟，走罷！”二人旋轉身來，向外便走。

鳴皋回頭一看，見有四五人追趕，知道都是定做的好手，難以抵敵，遂跟定一枝梅飛奔而走。出了王宮，在于民房上面，不管東西南北，向前而去。前逃的是疾雷掣電，後趕的是風卷殘雲。趕了一程，鄴天慶回頭一看，見背後四人追趕不上，相離甚遠，只得獨自一人追趕。看看趕上，卻被一枝梅又發一彈，天慶急閃，那彈從耳邊擦過。天慶暗想：“眼上疼痛難當，眾人又落在後邊，這二個也非善良之輩，不如回去，再作道理。”

轉定念頭，旋身回轉，遂同鐵昂等到了王宮。天已黎明，一同奏知寧王。早有軍機房報稱夜來失去奏章、信札、黃金、銀牌之事。寧王大怒道：“這班逆賊，直如此大膽！竟敢私入王宮，意圖行刺，偷盜奏章等物，彈傷無敵大將。”吩咐再寫表章，申奏朝廷，備下金珠禮物，差黃三保星夜趕進京都，先見了朱寧、張銳，務要將俞謙拿問定罪，發詔拿捉羽黨，頒行天下。一面吩咐大小將官及侍衛人等，嚴為防備。命雷大春、鐵昂、殷飛紅、鐵背道人各領御林軍，每夜輪流在王宮內外終夜梭巡，離宮內安排埋伏。又選八十個頭等侍衛，弓上弦、刀出鞘保護。又命余秀英帶領一百名女兵，保衛空中嬪妃。

又命余半仙封為副軍師之職，幫同李自然、波羅僧，將精兵十萬，繞扎王宮之外。鄴天慶鎮守宮門，總理內外。把一座藩王宮殿，變做了劍樹刀山，旗幟招展，戈戟如麻，戒備得鳥雀也難飛入。那黃三保領了寧王主意，背上黃布包裹，帶了一個伴當，兩騎馬日夜趕路，向北京而去。

且說馬家村眾弟兄早上起身，不見了鳴皋，料想他私入王宮，探聽三人消息，至今不見回來，定然凶多吉少。羅季芳欲進城去打聽，徐慶止住道：“你卻去不得，待我去探個下落。”當下徐慶獨自進城而去。城門上十分緊急，徐慶不敢進城，就在城外打聽。

聞得茶坊、酒肆三三兩兩傳說，昨夜有二個奸細私入王宮，行刺未成，盜去金珠無數，鄴大將軍亦被打傷，後來追趕未獲；今日王宮外屯扎十萬雄兵，內外如何嚴備，各城門如何緊急，客寓內如何嚴密，若有容畜奸細者，一體同罪，故而今日城中移兵統眾，熱鬧紛紛。徐慶道：“我也這般想。或者傳言之訛，少不得就要回來，便知端的。”

不說馬家村眾人猜疑不定，且說一枝梅、徐鳴皋見後面追兵已去，天色漸明，遂緩緩而行。不知不覺這一回兒，直奔了七八十里，前面卻是山路。二人迤邐前行，只見三岔路口樹林上，掛一面尖角小旗。鳴皋道：“二哥，這條路內有酒店在彼，我們腹中飢餓，且去飲一杯酒兒。”一枝梅道：“甚好。”二人便轉灣進去。約有半裏，果見一排草屋。門前挑出酒簾。走到裏邊一看，卻是三間茅屋，雖則山居，倒也收拾得清潔，竹臺竹椅，寬大軒豁。裏邊飲酒之人，先兩席在彼。二人揀了一副座頭坐下，酒保擺上二只杯子，二雙箸。鳴皋道：“先打兩壺上好汾酒來。可有什麼下酒？”酒保道：“我們出名的好醬牛肉、白斬雞、醃鴨子，還有肥大蔥椒田雞，也有蔬菜。”一枝梅道：“每樣切一盤來，有薄餅拿幾十張來。”酒保應聲：“曉得。”便去搬上一桌，擺了七八樣。

二人飲了數杯，見那旁邊一只臺上坐著一人，在彼獨酌。生得形容古怪，相貌威嚴，高顴闊額，落腮胡子，頭戴逍遙巾，身穿元色道袍，臺上放著一口寶劍，將大盞自斟自飲。一枝梅道：“賢弟，此人有些異相，必非等閑之輩。”鳴皋點頭道是。便問：“二哥，你說尋我，究竟怎地？”一枝梅道：“那日我依了李武之言，到了安義山中四處找尋。一連數日，全無蹤跡。忽見一個麗人，與我同行，漸通言語，說是家在前邊不遠。

我想深山之內，安得有此艷妝女子，心中早已疑惑。走到前邊，果有一所高大房屋。他便邀我入內，獻茶，眉來眼去，迷惑于我。我便假意周全，問他閨閣。他說父親在時，官居極品，告老林泉，住居此地，單生他一女，小字芳蘭。後來父親去世，家道陵夷。

如今存個使女司炊，一個蒼頭應門，其館別無他人，遂要我入贅為婚。我想世間豈有如此易事？心中有些明白，知他莫非山精妖怪。將他面容細看，雖則美麗，卻有一股殺氣。

我便將計就計，應允了他。引到樓上，房中陳設華麗異常。少頃，主婢二人下樓去備酒餚。我四面觀看，忽見床頭掛著一條帶子，知是賢弟之物，吃了一驚。暗想此女一定妖精。想你莫非亦被他吃了？只不知什麼精怪。常言道：先下手為強，慢下手遭殃。想定主意，守在房門背後，拔刀伺候。少頃女子進來，被我一刀殺了。只聽豁辣一聲，好似天翻地覆，樓房立時塌倒。我便跳將出來，原來一條極大的蟒蛇，早已身首異處。那婢女、蒼頭逃遁去了。細看那房子，卻是一座墳塋。我便放起一把火，連房屋一並燒了。

後來又尋了兩日，毫無蹤跡。我想你衣履不見，或者未被這妖精傷害，遂即回到南昌。

只見周家房屋封閉，細細打聽，方知他三人被禁王府牢中，你們不知去向。故而昨欲去探望他們，設法相救，亦可問你下落。那知難以進去，卻會見了你。你卻究竟在于何處？”鳴皋把遇見芳蘭，與李武失散，被他迷得幾乎傷命，後來幸得師伯玄貞子到來，命小僮徐壽相救的話，細細說了一遍。又喚酒保添上兩壺酒來，你一杯，我一杯。講起寧王之事，今後必然嚴備，如何救三位兄弟？一枝梅道：“鄴天慶本領高強，余半仙妖法利害，更兼鐵昂、雷大春等輩相助，看來斷難再去。若要救得三人性命，除非令師等到來。”鳴皋道：“只是沒處去尋他，奈何？”

二人正在說著，忽見旁邊桌上飲酒的胡子忽然站起身來，將一枝梅、鳴皋二人一把一個，夾頸皮拿住，大笑道：“好，寧王出了萬金重賞，拿捉你們。原來卻在這裏！”鳴皋等嚇得魂不附體。不知性命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